

馬路學者¹

如果人生有高度，她的手在空中比劃著，落在高出她的頭好幾十公分的地方，有點為難地撐著，大概就是這裡吧！她想著。那會是人生的頂峰，而她心虛地想著，就是這裡了吧！這就是她人生的巔峰，然後就要開始走下坡了嗎？她啞然失笑。

然後她想起當年一邊寫碩論，一邊寫短篇小說的那段歲月，最後論文完成了，也意外地抱回了一座文學獎首獎。看似很成功、圓滿的結果，她卻猶豫了起來，不知道這些結果能不能定義她的現狀或高度，心裡莫名慌張。她告訴指導教授自己得了獎，也有了工作面試的機會，卻覺得心慌。年輕的教授問，妳要去領獎嗎？她回，不太想，不知道怎麼面對那個場合，我不會說得獎感言。教授偏頭想想，回道，那是一種大家都覺得妳有一百八十公分高，也要公開認為妳是一百八十公分高，但妳覺得妳不是，妳卻要向大家證明妳不是一百八，或高於一百八，但妳就是妳，不需要向誰證明妳有沒有符合那個標準。

所以，她沒去頒獎典禮，沒去那個桂冠加冕的現場。她躲了起來，她不想讓別人目測她到底有多高。

但現在，她在測量自己人生的高度，她在想像自己能否符合那個標準，證明自己有一百八十公分。

等候室裡有著南台灣慣有的悶熱，裡面已經坐了三三位西裝畢挺的應徵者。還沒輪到她，她想著應該喝口水，其他人都低著頭看資料，沉默地翻閱文件，空氣中的緊張，似乎使得室溫更升高、令人不耐。她好渴，卻不敢打破室內這窒息的靜默，問接待的工讀生飲水機的位置。

一位助理進來請大家報到簽名，她像抓住什麼一樣，伸出手抓著他低聲問，請問飲水機在哪？我忘了帶水。助理微笑，連忙喚工讀生去搬幾瓶瓶裝水進來。老師，助理歉然，對不起，是我們疏忽了，請用水，還需要什麼嗎？

她一凜，知道給人家添麻煩了。紅著臉坐下。其他人抬頭看她，帶著領先者的訕笑神情，冷冽著臉。還沒進來就使喚助理，好敢啊！以為自己已經錄取了嗎？她沒敢回應四周紛來沓至的眼光，也沒想替自己辯白，任由兩頰掛著發燙，反正說什麼都不對。她心中的尺似乎又降了一點。她有點不確定現在的自己到底幾公分了。

有人進來喚應徵者進另一間教室面試，等待室內其中一位立刻欠身起立，原來她不只西裝畢挺，還踩了一雙黑色亮皮的高跟鞋，颯爽的長髮繫成了一束低馬尾，像修仙的拂塵，臉上有著微微的淡妝，和偌大的金色圓耳環，戰鬥力十足，

¹ 「馬路學者」(road scholar) 或是「公路飛人」(freeway flyer) 指的是大學的兼任教師，近年來，由於兼任教職薪資低、保障少，兼任教師常常必須在不同校區或城市間往來謀生，才能維持一定的收入及生活品質。參考資料：

<https://teric.naer.edu.tw/wSite/DoDownload?xmlId=1172618&fileName=1400727252839&format=pdf>
(檢索日期：2024/02/12)

是個攻擊力強的對手呢！其他人忍不住低聲抽了口氣。她對大家一笑，便拿著資料離開，留下噠噠噠的高跟鞋回響著。

「這個老師個子好高喔！」一個接待的工讀生嘆道。

「很像模特兒呢！」她的同伴補了一句。

她坐在等候室裡，益發地口渴了，覺得再這樣下去，她就要枯萎了，但她什麼時候綻放過呢？她人生的高峰不是早就離開她了嗎？她仰頭看著天花板，想像著一把無形的尺從天而降，她現在應該算在哪個位置上呢？

今天出門前，她還特地挑了雙看起來高挑的鞋。丈夫擔心地問，不會難走嗎？妳又不愛穿高跟鞋。她笑回，就今天一天，還好。現在，她從腳底到小腿都隱隱作痛著，這雙鞋像是她偷穿別人的，不是她自己的。她偷了別人的衣裝、偷了別人的身分，一目了然錯誤的身高，感覺自己謊報了所有的個資，然後要接受審問了。

Not myself today, 她低聲沉吟著。今天在這裡的不是她自己。

「老師，您好，我姓李，請問您是不是在 F 大兼任啊？」一個梳著油頭，臉上堆滿笑的男人向她湊了過來。

她一驚，沒預料到會有對話發生，原來在面試時也是需要社交的。她有點無措，只記得點頭。

「我也是。我剛就在看您，覺得好像在哪見過您，仔細一想，是在 F 大嘛！我也是啊！我們在同一棟大樓上課，應該是隔壁教室，我教大二，您好像是教大一的？」

她又一驚，所以這樣的社交是會發生的嗎？她該怎麼應對？要交換姓名資訊嗎？她從沒在面試的場合和別的面試者套交情。她下意識地順著對方的話點頭，卻完全想不出任何社交辭令，也不知道該如何進行對話。

李老師轉頭又問其他人姓名、在哪工作，他似乎很習慣於在這樣窘迫尷尬的狀況下進行社交活動，他自然地像是一個狩獵者，慣於在對方毫無防備、一驚一乍之間出手。他飛揚地笑著，「我都投了好幾間學校，只有這一間給我面試機會，都開始懷疑人生了。」他笑得太深，連臉上的紋路都皺成了溝，閃著光，深不可測。

這不是懷疑人生的人會有的笑容。

她也曾向丈夫打趣說，再這樣下去，她都要懷疑人生了。丈夫一向溫柔，從未厲聲過，每每聽到她很負面的想法，都是一貫地笑，然後淡淡一句，還有我在啊！是啊！還有他在啊！穿著不合腳的鞋時，他是那個會直接揹著她走路的人啊！總還有他在的，她低著頭想。下意識地轉了轉手上的婚戒，有些鬆了。

前一位高跟鞋應試者結束面試了，她進等待室拿她的私人物品，依然是不發一語，但週身閃耀的神采已經說了太多，懾人心神，滿室啞然地看著她噠噠噠地進門，又噠噠噠地飛身離去。一陣風似地。待風歇了後，剛才那位李老師用著不知道是說給誰聽的音量，不大不小地只在這斗室裡迴盪著，「她不是 N 大早就內定的人選嗎？她來這裡做什麼？佔什麼名額？」

另一位應試者終於也抬起頭，厚重的眼鏡下看不清他的神情，似有些歲月滄桑的髮絲盪了下來，他伸手理了理，頗有興味地發出了一聲「嗯」。李老師笑了，抱歉打擾了，他說，我有自言自語的毛病。

助理來請那位年紀較長的應試者離開去面試，整個等候室就剩她和李老師了。她開始不安起來，思索著要不要進行社交對話，倒是那位李老師好整以暇，隨意翻著資料，喝著自己準備的咖啡，不急著攀談。

「李老師，」她啞著嗓子，果然沒喝水的聲音有些支離破碎，她撐起自覺的社交禮儀，在臉上堆出不自然的笑，「不好意思，感覺您準備得很充足，做了很多功課啊！」她話語一落，就知道自己說錯話了，幹嘛沒事找事，硬撐著去社交，不會說話就別說話，沒人當妳是啞巴！李老師眉頭一蹙，隱去了一絲不悅，靠近了她，「我不是個愛八卦的人喔！我就太常被拒絕了，所以都會留意誰會是我的競爭對手。我們都不想打沒把握的仗，對吧？」他向她丟出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她看不懂這個情緒。

「余？余老師吧？」他問，她點頭，「這個市場這麼小，會跟你競爭的大概就這些人，兜一兜，幾乎大家都認識，不是同學就是前後屆。除了那些想二春的，剩下的都猜得出來有誰。妳才剛畢業沒多久，可能還不清楚，我有些朋友博士都拿到五、六年了，還沒機會專任，連專案都沒有呢！」

五、六年，她屈起戴婚戒的那隻手，還不到她婚齡的一半呢！她咬了咬唇，應該不會太難熬。

李老師又喝了口咖啡，流浪博士一堆了，大學又一直倒，沒有學生了，我們還能做什麼？連雞排都沒得賣呢！像他！他比了比剛才那位較年長應試者的位置，感覺年紀比較大，應該也沒機會。他從鼻孔哼了一口氣，以一個奇妙的笑容結束對話。看不出來是遺憾、無奈，還是釋然。她思索著是不是要對他所說的社會現狀做點評論，但又不知道可以說些什麼。她是流浪了一陣子，但也還有收入；她是沒有固定的教職，但在大學工作，仍是聽起來讓人有些羨慕，特別是婆婆打電話來要錢的時候，會輕輕拋下一句，大學教授說沒錢，是在騙肖仔嗎？她的語氣沒有輕蔑，只有不解。她聽完也不好回話，就只能悶悶嘟囔，真的沒錢。

要是妳的聰明和我兒子的好脾氣，那個孩子一定很完美，婆婆又補了一句。她很想假裝沒聽到，丈夫倒是聽到了，只對她微笑，沒再多說什麼。她總相信他們是有默契的，也是了解彼此的，像一雙合腳的鞋，包覆著彼此，撐著對方。

一直到那張只遮掩重點部位的裸照出現在她眼前。

「余老師，我先進去了。」李老師的聲音闖入她的思緒，有些飄忽。原來前一位老師也結束面試了，他已經在等候室裡收東西。李老師則踩著跑跳步似地飛快離開，將前來帶路的工讀生甩在身後。

那位稍微年長的老師見李老師離開後，偷偷向她遞了顆喉糖，鮮紅色的包裝，喜慶煙火似地閃入她的眼裡。辛苦了，他說，時機不好，上岸的機會少，妳要保重。

加油喔！他留下一句。

然後緩步邁出這間悶熱窒息的等候室。

她怔怔地看著那顆喉糖，陌生人的善意這樣輕又這樣重，更讓她坐立不安了。臨出門前丈夫也問她要不要帶顆喉糖什麼的好潤喉，她淺淺地說，應該不用了。她知道他是真心希望她可以有好的表現，也是真心希望她可以錄取。他看過她失望痛苦的神情，他知道她為了這一切付出了多少，他也清楚為了和他在一起，她放棄了什麼。如果人可以許願，他也希望他所有的好運都可以給她，換她一次被命運善待的機會。

這是他所能做的，對她最大的溫柔。

他們共同的默契，就是一場好聚好散。

那…加油！丈夫說。

嗯！她點頭，彎身踩高跟鞋。想起當年缺席的頒獎典禮。

這是她第幾間學校了？她想著。投出去的資料更多是已石沉大海，能走到面試就算成功了，前輩都這樣說。她想著當年初入博班時的雄心壯志，和同學想著各種可能的未來，寫計畫、指導學生，甚至連要如何拒絕學生都想了一輪。好怕自己太受歡迎，同學說。她大笑，我們年輕有優勢。對啊！同學又說，我們要互相當彼此學生的口試委員，幫彼此的忙。好，她點頭，就算承諾下來了。然後幾年過去了，博班學生的倖存率不到五成，多的是因為各種人生選擇而離開跑道的。

妳還敢結婚？一個女老師冷冷地丟下一句。唸博士還敢結婚，妳以為做研究很容易嗎？妳也太瞧不起學術圈了。想成家立業，就不要唸博士。

她低下頭來，是她選擇了自以為是的愛情，那年都三十好幾了，她並不覺得這個選擇有什麼問題，只要不生孩子，生活還是可以維持相當的自主性，不是嗎？況且丈夫對愛、依賴也不是個需索無度的人，兩個人各自忙碌、各自精采，不也挺好的嗎？

所以，那張裸照是怎麼回事？

一個工讀生晃了進來，向她這邊探了探，是個高大清瘦的男孩，臉上也有厚重的鏡片，襯著淺淺自然的笑意。

「老師，有需要什麼幫忙嗎？」他問。

「啊？」她有些慌，「應該沒有吧！」

「助教要我跟您說，您提前寄來的檔案已經在電腦桌面上，您直接打開就可以用了。我昨天已經先幫您測試過了。」說完，他又一笑，她這才注意到男孩的眼睛沒看著她。

「謝謝你。我有點緊張。」她看著他說。

「老師，不要緊張，沒有問題的。」他循著她剛才說話的聲音探過來，「加油！」他的笑漾了開來，像化開的水，緩緩的、暖暖的。男孩的眼神無法聚焦，但那份暖意和真誠卻是滿溢地向她這邊湧來。倒也不是從未遇過任何善意，但在這個當下、這個片刻，這樣陌生卻純粹的美好，實在太過熱切，將她的四圍包覆，一陣淚意突然浮現，她倏忽落淚，在一瞬間。

老師，加油！他的笑在她眼底暫留，像延後散去的煙火，燦爛、不似在人間。

她輕輕擦了眼角的淚，還好這孩子看不見。看不見也好，有些人不如不見，有些事情見了反而更糟，她慶幸現在的她沒有遮遮掩掩的必要。男孩還是笑著，她可以放心地掉淚。

門外傳來聲音，余老師，輪到您了，請您跟我來。

「老師，今天這麼多人來面試，我只有跟您說加油喔！」男孩離開前轉頭跟她說。

「為…為什麼？」她哽著聲音。

「我…我覺得老師您一定可以的。我覺得您沒問題。我感覺的啦！」男孩呵呵地憨笑起來。

是啊！他用「感覺」的。突然覺得好羨慕這孩子，她嘆了口氣。真的好純粹，他的心就像這世界最開始的模樣，毫無設防，也沒有其他多餘、世故的念頭。

「謝謝你，真的。」她很真切地道謝。

離開等候室，在走進面試的教室前，李老師要去拿他的私人物品，兩人錯身，她和李老師短暫地點了頭，他突然停下腳步，向她走近，「余老師，我有話跟您說。」

「怎麼了嗎？」她一臉疑惑。

「想跟您說聲再見，有機會在F大見面時，再約一下、聊一聊。希望您等一下很順利，還有，」他滿臉堆笑，靠近她耳邊，「我覺得應該有內定，您放輕鬆就好。」

她睜大眼睛看著他，不知道如何回應。

「不管發生什麼都不要太往心上去，加油！」他點了點頭，快速地轉身離去。

她一怔，還沒消化這些話語的重量，就被工讀生引導前進，走進可以坐滿五十人的大教室。

教室太大，但卻不減眼前這一排人的存在感，沉甸甸地壓制整個空間，比等待室更讓人窒息。她抬頭看了一眼面試委員們，一共五位，正好坐成一排，面對著講台，講台上電腦講桌已經開啟，投影幕也放了下來。她轉身看了一眼電腦桌面，果然檔案都已經就定位。助理走過來發了她當初寄來的履歷和論文，一式五份。每個委員都忙著翻看她的資料，彷彿在那些文字和紙張裡所堆疊出來的現實，才是真正她，而活生生站在委員面前的她，正如她身後的投影，虛幻、透明。她抬頭看著飄浮在空中、隨著投影機光束投射出的舞動，她竟看了有些神往，好輕盈、好微不足道，好像她。

「余老師，」坐在正中間的一位女性開了口，她長及肩的頭髮整齊地潑散在身後，像一道瀑布。一身亞麻布寬鬆的裝束，顯得灑脫自在。她滿臉堆笑，雙手自然地放在桌上，正好在她的博士論文扉頁上。「歡迎您來參加我們今天的面試，我姓王，是這個系的系主任。」

「王主任，您好。」她仍然站著，等候下一個指令。

「余老師看起來好親切，應該會很好相處。」王主任笑了笑，不知道她是要說給誰聽。王身邊的人有人笑著點點頭，也有人對她這邊看了過來。她想，這樣

的話在面試時出現，算正常嗎？我們需要「好相處」嗎？過去的她，總不認為「看起來」適合這件事很重要，一直到幾次面試失敗的經驗之後，對方給了出乎她意料之外的評論，如：全身黑看起來沒精神、太溫柔可能會被學生欺負、都四十了還沒有專任、如果不小心懷孕會不會不能接行政職…。什麼條件都有，就沒怎麼聊到專業表現。不過，今天算是個好的開始，起碼她現在看起來「好相處」。

「請您簡單地自我介紹一下吧！」王主任看了她一眼，給了她一個鼓勵的眼神。

她往麥克風、講台靠了過去，打開電腦桌面上的檔案開始說話。一如以往的幾次面試，當她開始說話時，台下的委員就開始翻閱她的資料、她的作品，和她的人生，彷彿那薄薄的一疊，就是她的全部。她曾經把一落落的資料，傻呼呼地全釘在一起，然後一大落地包好寄出。後來被好友知道，心急地直搖頭，很熱心地把過去他的資料和整理方式傳給她看，妳要學會行銷自己，他說。妳要符合他們要的人設啊！他細心地改了她的資料格式、簡報內容，也替她修正了幾個表達的語氣、方式，當她收到被修正後的資料時，忍不住嘆道，也太專業了。

好友也是浮浮沉沉了好些年，江湖走過，眼底滿是驕傲也是風霜，我希望我們都能被命運之神眷顧，他說。

看起來專業，用心準備，但最後依賴的，依然是命運。

但她還是真真實實地照著好友的建議把資料梳理了一遍，也仔細想過應該要有的人設，服裝、音調、配件，連拿在手上的資料夾，都和今天的一切是互補色，但不破壞整體的一致性，又帶點獨特的性格。目前為止都算在劇本發展之內吧！都不算離譜，除了那雙讓她痛到有些無法走路的高跟鞋，如果再加上偶爾的失誤或無言以對，她幾乎就覺得自己是個完美的公主了。

女孩子唸到博士，一定是什麼都不會的，婆婆說。然後轉頭跟她丈夫說，你要學會煮飯做家事。丈夫笑而不答。老婆是娶回來疼的，像個公主一樣，婆婆又說，你知道吧？丈夫沒搭腔，反倒是她很想搭腔，我其實什麼都會的，我從小就會做這些了。但她沒說，她習慣在婆家不多說話。「女孩子唸到博士，應該除了唸書，什麼都不會吧？」大家都笑了。

「所以，她會什麼？她會什麼事我不會的？」她這樣問。她告訴自己不可以歇斯底里，不可以咆哮，她必須優雅，因為她有身分，好歹也還在大學誤人子弟，總要有些格調。丈夫沒回她，只是看著她。但她還是忍不住大哭了，隨手丟了枕頭，軟綿綿的，毫無攻擊力，他連閃都不閃了。她看著一地凌亂的寢具，居然自己只有這樣的火力，也太丟臉，她又忍不住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又哭又笑，不想失態髒了自己，但又發洩了，她實在受不了這樣失控的自己，所以想逼丈夫跪下，或許是一種表態。結果，他真的跪下了，太容易，她才明白，他早就不在乎了。

但他們還是有默契的，他會幫她帶吃的，也會在她很累的時候，帶她出門散個心。一切如常，他們還是在過日子。如果不刻意點破，或許他們還可以這樣過一輩子。她不排斥和他一起生活，畢竟也是走過一段風雨，就這樣轉身離去也顯

得太無情。他們還會去請慶祝情人節，生活並不算太糟，會一起笑、說認識的人的八卦，甚至還能挽著手。

他們一直以來，都是默契絕佳的夥伴。

「我是你的誰呢？」她會問。

「我太太啊！」他回答。自然，不假思索，雖然她心底期待著更親密、更體己的答案，但這卻是最真實、最生活，也是他能想到最好的答案。

那…她是誰？這問題卻一直哽在喉嚨沒能問出口。

「余老師，」台下一位老師突然問道，「如果您被錄取，就要搬來這裡囉！請問一下您先生、家人可以配合嗎？」

她抬頭微笑，「這不是問題，我和我先生討論過，他很支持，搬來這裡沒有問題。」這真的不是問題。

問話的老師點點頭，看向了王主任。王主任也還是一臉笑，拿起了她課程設計的大綱，問道：「余老師，您設計的課很有意思，我有一個小問題請教，為什麼您會使用 P 科大老師編的教材？」

她一怔，「這本書編得很好，很符合臺灣學生的需求，我覺得很值得參考。」

「科大呢！」王主任仍不減笑意，「還是私立的，這些學校的老師怎麼能跟我們學校比？」

她這下真的無語，原來不是只有學生分高低，老師也要分高低？所以，排名前段學校的老師就必然優於其他大學？

「這…這也是可以調整的。」她啞然吐了一句。

「您論文的致謝詞提到您說您的奶奶是巫婆？」她又問，手指著她的論文。

「不，我不是說她是，我只是覺得她會收驚、用語言就能幫助別人，很像是有魔法的……」她還沒來得及說完，王主任又笑著接，「就是巫婆啊！妳也想當巫婆？」

「不，我的意思是我也是靠文字語言生活的，很希望我的文字是有力量的，可以幫助別人……」

「那就是巫婆！妳怎麼會有這種願望？女孩子怎麼會希望自己是巫婆？」她說完，大家都笑了。

「不，我的意思不是這樣，我是說語言很有力量……」

「妳這樣會被誤會，論文怎麼寫這個？」王主任拿起她的論文，往桌面上一甩，看了旁邊的老師一眼，「您說我說得對不對？」

其他的老師微笑不搭腔，她只能空站在台上，不知道該回話，還是找話題另闢戰場，她一向不是個伶牙俐齒的人，特別是在這種需要快速反應、考驗言語能力的場合，她常常只能陪笑，卻什麼話也說不出來。

但她不是一直是這樣的。她以前很自豪自己的即席反應，她一直是演講比賽的常勝軍，也是辯論社的主要幹部，她很習慣站在眾人之前，很習慣做公眾演說，很習慣被注視。就連丈夫都說，她之所以吸引他，是因為她在眾人之中最耀眼，就算被麻布袋包裹著、刻意想隱藏，也會自然地突破一切外在的遮掩，露出頭來。

他說，她像一把鋒利的匕首。

是誰會這樣形容自己的女朋友啦？她笑著說。那時，她還是女朋友，還沒進入博士班，青春正盛足以揮霍，她太習慣他的付出，以為這一切都會永遠。

一直到那張照片的笑容出現在她眼底，另一個把她當成姊妹的笑臉，只裹著一方薄被，全身赤裸地出現在她的家裡。那方薄被、那些家具，都是她精心選購添置。他說，我們家漂亮，借我們家拍照，她要當模特兒。

那你留這照片？

紀念，拍得好看，她說送我當紀念。他回，不急不徐。這是真話，他沒必要說謊。那一秒，她知道自己的青春已遠行，只剩下如同匕首的自己。但她沒打算傷人，沒有人有惡意，不管她的愛情如何質變，都沒有人想存心傷害他人，就算殺得刀刀見骨，他們還是說，我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

從來就沒有人是故意的，我們沒有要刻意貶低誰，也沒有瞧不起誰，這世界就這麼小，市場也就那麼大，我們選了 A，就得放棄 B，不是 B 不好，是 A 太好。不是妳不好，而是她更適合，這樣妳懂了嗎？

妳懂了嗎？

「不過，我還是很尊重您的形容啦！雖然學術界和您說的降妖、收驚畢竟不一樣。」王主任繼續說著，「我的疑慮比較在您沒有外國學歷，這樣您的國際觀應該很薄弱吧？」

「我想國際觀不是靠出國唸書就能建立的，而是本來就必須對各種聲音保持敞開的心態。臺灣也有不少歸國學人，眼光也不見得就開闊。」

她一凜，「我知道您聽了很受傷啦！但現實就是這樣，您英文應該也不會講吧！」

「不是我的母語，但也說得不差。」她昂起頭看著台下，是要宣戰了嗎？

「王主任，」一個一直都很安靜的白髮老師突然打斷了她，她聲音不高不低地說著，「臺灣教出來的學生不夠好、不夠國際觀，也不見得都是學生的責任。老師沒把世界帶進來，只會嫌學生不夠靠近世界，老師也要負點責任。相反地，如果在條件有限的狀況下還很努力的學生，我們是要給予鼓勵的。」他頓了頓，看了一眼她，「余老師，您說我說得對不對？」

她一愣，只能順從、被動地點頭，那股因不合腳從腳底板蔓延開來的痛，深深刺進她的脊髓裡。她痛，開始不安，唯唯諾諾地應了一聲，是。

她還可以再說什麼？

所以，你有什麼想法？她看著丈夫冷冷拋出一句。

沒有，妳決定就好。他眼光望向他處，已經不再看著她。

你…有曾經覺得對不起我嗎？她冷靜地說完，像談著別人的事。

有。

他也是難過的，也是有些無措的，她這樣想。以她對丈夫的了解，她相信他也是沒料到會走到最後這一步的，畢竟，他也用他的方式努力過了，只是，他們都不再是當年的彼此了。他們從一開始就不在同一個世界裡，相互吸引的是獨特

性、新鮮感，但說著不同的語言，終究沒能實現一開始就設定好的結局：一起走到人生的最後。

原來現實是，人都會在不同的地方下車。

「好，余老師，」聲音高昂地響起，「謝謝您今天特別來，要是有後續結果會再通知您。」王主任仍是滿臉堆笑，音量又高又亮，看起來也是一樣「好相處」。她微笑轉身，已經不知道自己該維持當一把被麻布袋包裹的匕首，還是要有個「好相處」的人設？但她曾經那麼希望當個巫婆，掌握文字語言的力量，現在卻只剩下無言以對的慨然。

就像被放在高塔上，童話世界裡的公主。

回到等候室，裡面已經空無一人，只有她的私人物品在等著她，她已經習慣不被守候，也漸漸養成不回頭看的習慣。這樣就好了，她告訴自己，這樣就好了，等會兒還要再趕路。

當她收拾好東西，走出等候室時，恰巧王主任從剛才面試的教室走出來，笑盈盈地和其他人揮別，轉身一見到她，不改親切地喚了一聲：「余老師！」

「主任，您好。」她點了點頭。

「您怎麼回去？」

「開車。」

「哎呀！好辛苦呢！」她嘆了一聲。

「不會，已經習慣了，一直在不同的學校兼任，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馬路上奔馳，真的都習慣了。」她笑著擺擺手，給了一個略顯無奈的神情。

「余老師，」王主任靠近了一步，「我說句話，您不要太介意。我知道您教學經驗很豐富，也很優秀，研究論文品質不差，但是，」她壓低了聲音，「這個環境很現實，妳沒有外國學歷，就不夠出色。」她清了清喉嚨，「妳就是我永遠不會用的人。」

她一愣，不相信自己聽到的一切，卻仍告訴自己不能失態，不能失去自己的優雅驕傲，她要維持微笑。

「不是妳不好，而是有人比妳更好。」她似乎是想鼓勵，語氣更肯定，眼神落在她身上，想給她一絲正面的感受。「妳知道的，大家都很辛苦。」

是啊！大家都很辛苦，不是我不好，而是更好的人太多；不是我不優秀，而是她更適合；不是妳的問題，而是她才是那個對的人。可是她沒辦法再將時空倒轉，回到最當初的那個片刻，如果當時她有錢出國、如果她接受父母把地賣掉、如果她不回頭看到那雙守護的眼裡，有那麼多淚水的話，她今天是不是就是那個對的人？

那麼多如果、那麼多想當初，在她的腦海裡高速旋轉著，一陣暈眩，她沒能忍住站穩腳步。

「沒事吧？」王主任並沒伸手，只是提高聲量問了一句，在窄窄的迴廊中響起。

「主任，」她平衡身體後，努力往臉上堆了笑，看來無害，也不能被傷害。

「您的意思是，我只剩下重新投胎這一條路？」

王主任一怔，臉色一凜，收了原本浮誇的和善神情和聲音中那被刻意放大的嘹亮。「妳加油！」沒有任何情緒和包裝，王主任迅速地轉身離去。那句「加油」還在現場騷擾著，讓人聽了生厭。

她站在原地，終於有了結束一切的釋然，沒有人跑來說加油，或是問自己還好嗎的社交場合和交流。等一下還是要自己一個人開車上路，一個人奔馳。突然她慶幸她有自己的車，在移動的同時，她被包覆著，孤身一人，卻自由無比，誰也惹不到她了，多好！

她記得車上收了雙拖鞋，想著該去換一下，或許也該換下這身拘謹的套裝，然後找家冰店消暑解渴一下。然後呢？回家？她已經沒有自己的家，只有一個空間，收納著兩人共同生活的痕跡，但那不是家。

走出系館，看到方才幫她打氣的工讀生站在門口收拾打掃，她又走到他面前，直視著他，跟他道謝。

「老師要走了？」他尋索著她的聲音，向她看來。

「對。」

「老師要去哪裡走走嗎？」

「有推薦的嗎？」

「車站外有百貨公司，老師要買伴手禮嗎？」

她大笑，沒人可以送，但好好吃一頓是必要的。

「那就去校門口的冰店吧！右轉出去，在一棵大樹下。這時候吃碗冰最好了。」他也笑了起來，孩子氣滿滿，沒有設防的單純。「老師好好休息一下，放鬆享受一下吧！」他搔了搔頭，眼尾笑彎成了兩道新月，燦著光芒。學生真好，總有些未經世事的息氣，自然任性，理所當然地問候、付出關心，不帶任何期待地。

突然覺得這是她遺失很久的、已經久違的彼此相待。

順著他的手勢望出去，校門方向，一位身著西裝的男人緩步向她這邊走來，臉上微微掛著汗，手上除了公事包，還有一只紙袋。男人看到了她，臉上微笑漾了開來，看來似乎是找了一會兒路，終於尋著了，放鬆帶著歡喜。

她的丈夫！他來做什麼？

「結束了？」他快步朝她走來，「還好嗎？」

她搖頭，臉上多了懷疑，「你怎麼來了？」

「剛好有事到附近，算算時間妳應該結束了，幫妳帶球鞋來，把高跟鞋換掉吧！比較好走路。」他把紙袋往她這邊遞過來。她看著那雙球鞋發怔。

「師丈嗎？」男孩突然插話、笑得更深。

丈夫笑了笑，他們兩人都沒搭腔。

「真好，好體貼。」男孩笑著，「那我就把老師交給師丈囉！」男孩說完，看著她笑一笑，識趣地離開。

「為什麼？」她過了一會兒，才開口，「過來了？」

「妳不是不喜歡穿這種鞋子？早上出門就看妳覺得不舒服，我剛好過來，就

幫妳帶來換，回去穿著會比較舒服。」他說得那樣自然，一如既往，從一開始就知道他是個溫柔體貼的人，他會留心她的喜好、習慣，在適合的時候送上他的關心。就算在討論離婚的時候正好遇上情人節，他還是會送她禮物、巧克力，而且還是限定款的。

他應該對…她…也是這樣的吧！

「你不用這樣。」她回。

「就順便而已。」他把鞋遞給了她，陽光襯著他閃閃發光，西裝都滲出汗了，他依舊是那張關注的臉，朝著她細細看著，「不順利？」

「跟之前一樣。」她接過鞋子，「習慣了。」

「妳很好，是他們沒眼光。沒關係，那就再試試吧！或許這裡不適合妳，不是妳的應許之地。」聲音暖暖輕輕地。

還要試到什麼時候呢？她低下了頭。她突然想起當年論文寫不出來時，腦子裡只想著要抱著他痛哭一場，她需要他的安慰。突然很想念那段可以放肆大哭的日子。

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放肆大哭的自己，好久違。

現在他還是站在她面前，她卻什麼也不能做。

陽光把兩個人的身影拉得很長，不成比例地延伸著，面對面，在地上沉默對望著。有幾公分長呢？她瞥了一眼。真美的影子，她想。是自己的一部分，又不屬於自己；從自己而出，卻長成了不是自己的樣子。

這一切都不再是她熟悉的一切，看似都屬於她生活的一部分，卻都發展成不在預期範圍內的模樣，失了比例。但，明明都還連著腳，不都踩得實實的嗎？

「要…送你嗎？我開車。」她終於吐了一句。

他搖搖頭，笑了，「等一下有朋友接，會晚回去。」他頓了頓，「順便跟妳說，我簽好了，放妳書桌上。下禮拜放假我就會搬走，我會自己處理，妳不用幫我。」

說完，他想轉身離開，但仍擔心她的反應，腳步有些遲疑。她點了點頭，沒答話。

那我走了。聲音幽幽地飄出來，有點虛幻、不真實。

嗯！好像就這樣了，她不知道可以再說什麼，也不想再問原因，就算知道了她能怎麼做。

「謝謝你。」久久，她終於說了出口。

不是妳不好，只是她更適合，這樣妳懂嗎？

她快步走向自己的車，長長的身影在地上纏綿依戀，那腿真是長得不像話，不願收回。太美了，她想，如果有這雙腿，可以站得好高，很多事就真的可以不用看、不用管，也看不到了，只管看向高處、看遠方和未來就好。

雖然不知道什麼才是她的未來。

引擎發動的那一秒，一直收納好的眼淚，終於還是破防地掉了下來。